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这些年来,我很注意整理身边的物件,譬如时刻保持鞋架和书架的整洁。我没有洁癖,也绝非爱做这些与趣味或诗意毫无关系的事情。

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,善待它,它就能成为阳光或氧气,滋润自己,让心沉下来、慢下来、静下来,令坚持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自我赋予的习惯,一种应被祝福的习惯。

是的,坚持理应被祝福。在我看来,光有天分是不足以成事的。天分是飘忽云端的锦彩,是闪耀



向着天分努力

□麦 家

水面的流光,虽然能够感觉,但并没有真正被你攥在手心,成为你的奖杯或者存折。当你蓦然想起它的存在,也许它早已随着时光流走,如同女人神秘的睫毛,秋蝉声中,含不住任何一滴眼泪。

当你发现自己的某种天分洋溢,请攥紧它,如同攥紧你的生命。然后,朝着它不朽的方向前进,以疯狂的坚持,歇斯底里的坚持,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。我们不懈于进展缓慢,亦不懈于走向极端。沿途风恶浪险,反复出现的全是诱惑。当我们的目光一丝不动,当肌肤变成

古铜色,背影沉重,当我们的宿命干净,请牢记,这一切应非“苦吟”,而应是“未到江南先一笑”,因为那时,丰收与呼吸一样清晰,触手可及。

勤能补拙,拙有何用?固执地补拙等于南辕北辙,等于哪壶不开偏去提哪壶,等于发现天分之后偏偏逆向而行,等于自己谋杀自己。人倘不能循天分而动,则越是坚持“补拙”,越是自我损耗,伤害也就越大。

坚持还是固执,这不是修辞的问题,这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。而关键的一步,在于认清自己。

Z 哲理小品
helixiaopin

重新选择

□(美)爱德恩·安吉莉娜

苏珊与丈夫离婚那年,儿子迈克尔九岁。两年后,苏珊决定重新组建家庭,但对儿子而言或许是一种痛苦。苏珊决定利用一次旅游的机会,把这件事告诉儿子。

对母亲安排的这次旅行,迈克尔兴奋不已。但很快,迈克尔就发现母亲脸上的忧虑,在他的再三追问下,苏珊终于向儿子袒露自己将要重组家庭的事。“你是个爱撒谎的人!”说完,迈克尔转身走回车里,趴在后座靠背上不再说话。

车子飞速行驶着,路边突然跳出一头羚羊,苏珊想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,羚羊狠狠地撞在汽车的左侧。猛然的响动惊醒身后的迈克尔,他茫然地问:“怎么了妈妈?我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?”此时,苏珊并未减速,而是随口说道:“没什么,碰上一截树桩。”

黄昏时分,车终于停在旅馆前。借着昏暗的光线,迈克尔发现车子左侧保险杠已经被撞瘪,一撮羚羊毛在风中抖动着。

晚上,迈克尔一声不响地坐在沙发上摆弄着手里的玩具枪,似乎对母亲的心事并不关心。躺在床上的苏珊突然坐起,对迈克尔说:“对不起,迈克尔,刚才路上我们的车撞的不是树桩,是一头横穿公路的野生黄羚,现在我们需要与保险公司和动物保护协会联系,把事情真相告诉人家……”

听罢母亲的话,迈克尔的大眼睛突然亮了。

晚上,苏珊与儿子心情舒畅地坐在餐厅里,迈克尔小声告诉母亲,原来他下车搬东西时,无意中发现那撮羚羊毛,但是,当母亲在“树桩”和羚羊之间重新选择诚实时,他同样选择了信任。

J 精粹短文
ingcuiduanwen

对自己好

□徐九宁

遇到不顺心的事,一些人习惯把原因归到自己头上,内疚、自责,怪自己无能。从自身找原因,当然是种值得点赞的行为,但凡事不能过。

人生很多不如意是我们无法掌控的,只能顺其自然。如

果内心再不让自己如意,不自我安慰,不对自己好,而是一味地责怪自己,那么人生将会变得更难,更不如意。就像受伤的猫狗,它们总是去舔身上的伤口,懂得给自己疗伤,而不是内疚自责。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父母爱的字典里没有“随便”

□陈文祥

眼一眨,春节长假结束了,女儿一家匆匆回上海。老伴左提这右拎那,依依不舍将女儿送上车,千叮咛万嘱咐,早点再回家啊!看车走远,老伴长长舒了一口气说,好了,终于不为“随便”头疼了!

女儿三年没回家了。每次,母女视频通话,女儿总发狠:回家要吃好多好吃的。老伴总是乐呵呵地应承,好哩好哩。

我明白,女儿想家了。尽管,超市一抬脚就到,冰箱仍塞得满满当当。荤的,素的,咸的,甜的,应有尽有。老伴说,要趁过年,好好把女儿吃白吃胖。

知女莫若母。女儿喜欢吃的青菜牛肉、火锅、家常羹、红烧鹅,能烧都烧

了。吃过了连着再吃,神仙也发腻。于是乎,心里没底了。不敢瞎烧,每天,老伴总要反反复复问:今天想吃什么?

女儿说,随便。女婿说,随便。外孙女说,随便。个个喊随便。

这不逗人玩,天底下有随便可吃吗?

老伴急归急,仍然满脸堆笑,连哄带捧:没有随便。来,想一个想一个!那苦苦哀求的样子,活像大人哄耍赖的孩童。

女儿思来想去,喃喃自语,不知老鸭汤好不好吃。

老伴听风就是雨,仿佛拾到一个欢喜团子。叫我骑电瓶车,顶着一天寒风,驮她去买老鸭。摸了几个菜市场,才好不容易找到。

一问,价钱吓人,比平时贵双倍。老伴哼也没哼,二百六十元买了一只。居然,还似中大奖一样开心。

大年初二,“随便”又来了,老伴不依不饶,哄女儿半天才哄出个鸽子汤。新年头里,卖鸽子的全回家过年了。老伴背地里打了十几个电话,人托人,刨根问底,终于寻到鸽场老板的电话,人家不肯送,开电瓶车去又冷又远,老伴悄悄打车几十里摸到鸽场。事后,老伴也暗暗心疼,打的钱,可以买几只鸽子。我开玩笑,这般折腾,也太不随便了吧。谈这事,我们全瞒着孩子们。

都说,女儿是娇客。可我女儿自己并不娇惯,她妈这个白发火头军,整天忙上忙下,还要为个“随便”操

心,也舍不得,便劝她老妈歇歇,不要一天忙到晚,遇饭吃饭,遇粥吃粥。家里人,真的随便就好。

结果天天如此,一问吃什么,“随便”就来了。老伴只好为“随便”伤精劳神、挖空心思掏话。春节一个假期,反反复复,天天为“随便”所困所累所烦。

并非小题大做,不是庸人自扰。如此用心良苦,概因在父母爱的字典里,压根从来没有“随便”两字。

